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九十五

宋 周必大 撰

劄子七

錢師魏叅政淳熙十年

其竊以梅雨未霽共惟判府大資叅政政化益新神天贊相鈞候動止萬福更冀上體宸眷加厚保調以需廷揚之命

其坐遠台躔每形夢想雖幸通音驛顧豈若日接茵憑之為慰也通班規殿蓋兆登庸閒寓賀誠於寸牘每愧緒使不能敬脩公禮豈期謙德過厚特枉盛儀佩服以還慚怍斯甚尚惟鈞慈矜而恕之不勝幸願其日閒治聲譪著京師衆九里之潤私竊歎仰而每得來教常有知足之言此固高懷度越一世顧潁川入相具存漢事雲閤洞天徒揭扁榜必欲徜徉其中猶當在三十年後耳田生蒙不鄙棄之如其受賜渠只俟的報即走專介

敢乞鈞照

又 淳熙十二年

其比屢遣狀幸無遺墜玆枉誨答感慰無已庚暑正炎共惟德業日隆居守餘暇鈞候動止萬福汾陽謗者紛然恃泰政主張公道可以弾壓風波耳為將而廉勤撫士又有志事功斯亦鮮矣而世俗方且責以軟熟結託豈理也哉萬鈞藥石之言彼當服膺豈止聽信而已海舟奏劄詳明上一一施行沿海巡檢恐擾而不能辯已

專委溫台明三州矣器械之説毋惜繼陳幸甚梁丞節至未事俟其乞闕即與之尚未得來示也他委願效綿力餘乞保輔粹和蚤還沙路

施聖與樞密淳熙十年夏

其兹審夢記熊羆闕均家國六月多雨已符崔草之占闕奇行應太師之卜闕儀不腆敬祝千齡尚惟鈞慈俯賜容納其下情不勝愧悚之至

又淳熙十六年春

其竊惟堯以是傳舜舜亦以命禹古有是說今乃備于
聖朝共惟其官以碩德重望歷壽皇之二府為嗣聖之
端尹豈特與中外縉紳同此大慶固將趣頒召節平章
國政多賀多賀其尚冀修閤光勤誨劄不勝感悚之至

又紹熙元年

其竊以王春有俶寒色尚峭共惟宫使大資樞密怡神
大滌德望逾尊天人交衛鈞候動止萬福其屏迹故廬
得遂麋鹿之性餘波所及蒙潤矣邈焉候謁徒劇馳情

所冀仰承眷注保輔餐寢調元之拜斯拱以俟其去夏罷免本自三衢陸歸黄縁一望履舄踐升堂之約無何幼稚觸熱闕病急挐舟過陽羡已而灾撓頻併不覺流連三月中元後方為泝江計蓋不敢復道餘杭耳差池晤語迄今惘然陸走川浮艱勤殊甚近冬方獲定居向聞術者謂丙午人最畏巳酉如王季海之厚德錢師魏之强壯皆不能免有如庸懦不才叨踰特甚若非顛頓狼狽則其死必矣詎敢不知幸也仰恃契愛因

筆及之
其自違鈞範日夕思仰每士大夫來自上饒必敬詢近
況具審神觀益清飲食怏美雖不復引滿如平時而午
橋燕適不減唐賢暇時則繙閱經傳目力無異少年每
切欽歎自惟名在罪籍古不為公論所與不敢輙以姓
名汚几格理所當然髙明賜之澄察也幸矣乃蒙墜況
緘輸未替曩眷盛德如此足厚風俗豈肯私情感激而
已欲叙謝悃言莫能盡

留仲至丞相 淳熙十年

其竊以中夏暑雨共惟知府安撫制置龍學尚書鎮臨暇裕台候動止萬福比具賀緘復來況計猶未達兹領三月書翰益深感慰北方誠叵測招闕額軍兵去年十月即有指揮自付出來奏即併修堡寨核粮草事降旨劄下縁貼黄云云所以並作勘會然相去極遠非使司督責則未免悠悠耳請受不等方此商議蓋事體稍重故不容造次亦不敢作兩司文字也貼支度牒更當與

三省言之郵筒未果多幅惟乞為國保重以需登拜宋大丞與崇慶郭守一書急欲得達望便遣行至懇至懇

又 淳熙十年

其竊以仲夏炎熱共惟其官鎮撫全蜀神相名德台候動止萬福集近方以書入粉牌遞又枉誨筆益深感佩奏劄深歎遠慮已一一報去內有不可行出者稍從節畧其實皆元文也蠻獠誠無能為顧應之何如耳貼黃及文州事殆蜀士傳聞之過彼初未嘗申哀鳴等語亦

不曾降旨揮依奏只是令隨宜斟酌施行秦黎州乞祠已不允作過人逃入夷界自然百端鼓惑須用重賞募人擒捕雖加誅戮何傷所謂移文瀘南語言不倫趙丞相莫有以摧折之否大要多是吏人陰與交關若物色得其主名懲一勸百乃伐謀之上策也度牒邉備已再三為二相言之餘乞為國珍練以需大拜

又 淳熙十一年九月

其竊以秋氣澄爽共惟其官塡臨餘暇台候動止萬福

比拜狀想無浮沉要衝城申請一一施行虛恨雖就嘉州受賜或疑包藏難測令黎州為備甚至若提為有備無患乃策之上也梁憲想已至望與熟籌之大要在押寨官以時之俸給乃可責其勿私役部曲使得一意扞邊耳宗室歸正添差人與去年使司辟差不許先權旨揮了無干涉今進狀陳訴者紛然上意本欲用金字牌發下却恐張皇只入粉牌遞切望便施行四路漕司劄子亦煩亟發下上再三丁寧徑自田奏尤佳公文中不

能達此意輙復具之夔路措置土丁欲省播川城官若柳傑可用別示合入闕便當應付尋常使司所辟差遣逐一督責所屬或有留滯切幸垂諭黔州將佐所傳不佳果否誰可代甲牧耶黎州秦嵩令不復求去自詭底績不知竟如何或別欲用人但同諸司具奏即稟旨行下葢性復動是一時豈容含糊也折估文字雖到而戶部議論迂泛三省旦夕取聖裁矣餘乞保重以俟大用

又淳熈十一年

其竊以歳宴凝寒共惟其官望重雲山百神所勞台候
動止萬福間數奉記不敢必其無浮湛亦辱誨牘感慰
無斁胡子遠已握蘭前書竟曾到彼否勾躍可謂公存
上方倚用遽聞游岱極可嗟惜秦嵩舉職甚善採木不
為無因上不欲降旨揮以示沮但令尚書省加諷戒使
知悬懲後望達此意諸司條具邊事奏尋即付出可行
者便合徑行惟作過則誅恐須斟量輕重似難一切想
高明自有所處水洛蠻若能存立亦中國之利來諭疑

終其亡不知今復如何玉茶馬偶因舊屬妄有訾毀通國皆不信之矣宗室并歸正赴上曲折已為詳奏此亦有逺來朝廷注授者此皆部胥並縁乞覔之過前此使司乞給付身之人例是沮較近一一施行稍碍格則為取旨葢萬里往復淹别時月安得不加意也春元䆠通泰内何疑頣趣㑹装以需大用

又淳熈十二年

某竊以上眷名徳倂疇茂勲正學士之班為大用之兆

諒深懽慶屬者急遞拜書想無不達去夏所遣文書初慮遺軼反成稽滯愧悚愧悚凡使司所請無不即行非獨張敏也嗣有可委悉顧聞之蠻夷曲折不一又漢人有導之者諒胷中成算素定足寬顧憂衣弄止可附帶中馬并奴兒結等數事並得旨依任煇亦如來教惟黎雅再添土丁上恐異時錢米不繼却或久闕姑欲練習見在之數使之精鋭則一可當二不然人數雖多適用却少兼尚書延登之後他人不能樽節雜用應副不足

反成大患聖慮甚遠備載公劄尚有可議毋惜再陳若已一面施行則望紐計收支細數更當奏稟也秦嵩欲去甚急向舉劉師顏或謂施設不逮議論而王去惡雖有戰勝之功後來幾至擾擾亦恐取輕軍民更須審詳下諭上既以全蜀付尚書凡百固難遥度也裳毋足都提二人上以非首惡初欲遣歸既而復令如所奏分送利閬軍中却望諭兩處令與安存庶幾餘衆歸心焉所荐四士大合人望前此例召一二今徧有處分可卜倚

信倪教授蒙劄奏價重千金寸進有期矣

又　淳熈十二年

其竊以庚暑方炎共惟其官鎮臨底績台候動止萬福五月七日拜狀入遞尋亦領福紙之況感荷亡已北主已至上京即回涼淀傳聞秋末還燕内禪恐有此理達實契毋傳聞難信金字牌既到必與吴帥子細商量也田世雄易地未必樂又為范漕所按貶秩一等更望丁寧毋蹈前轍大抵守邊以廉為本豈容放縱或是金州

匱乏朝廷未曾應付致令多方經畫黎非金比財賦却須稍足更望時警策之衣美分地可疑恐其合以謀亂倍宜關防劉師顏王去惡皆施行矣郵筒不暇詳悉惟異為國保重叅登政路

又 淳熙十二年

其遞中辱五月二十三日書翰甚慰企仰數日前曾用粉字牌發一書未審無濡滯否羣蠻畏威懷德坤維幸甚田守亦有母年八十四别無兼待方苦辭此行會遭

司劾章至上令貶秩而夕即封還已從罷黜黎州又須擇人有旨委兩司差擇勢不可緩王齡頃覺心氣微不寧後來必無事向有兵亂一節姑留以張軍聲如何此在裁處不敢遥度若已奏辟自可先令赴上也葛王四月半赦上京之後復遷涼淀別無動作止是江浙閩廣同以五月八日地震而太白頻年晝見自治之策曉夕不皇安方用慶歷故事乞兩相同領西府庶幾名德福量鎮壓中外坐以無事使疲駑者未底大戾因筆敢私

布之

又　紹熙元年

其竊以王春有俶共惟大丞相調元餘暇天人減闕鈞候動止萬福輔佐之功冠絶古今去一小人多士誦歎至形賦詠雖田野亦聞而知之垂諸簡冊厥功大矣更祈善衛鼎餗永弼昌運

其竭違誨席已歷三時渴仰在中雖造次顛沛未嘗忘也姓名缺然於公府理所當然敢謂眷念有加隆況榮

問貳以上方之竒芬蔀室頓覺光輝感激非言可盡亟此敘謝且不敢畧致芹獻仰惟髙明必賜矜察

又 紹熙三年

某竊以秋序已深天氣澄肅共惟某官顒面正朝亮工熈載天人擁佑鈞候動止萬福某仰資鴻芘粗安職守比縁繆舉冝底大戾敢謂開陳秖從薄罰其為慙感寧有紀極不敢修啟恐勞損答更切愧惕賤息未能赴調止望坑冶司一幹官乃蒙陶冶倅貳名邦去家近便過

於自擇闕雖稍遠大例則然比之他處猶為近者私者佩戴尺書莫盡萬一餘乞加衛䘖茵即正公師之位其衰老且病久欲掛冠荷鈞播俾守湘中不敢固辭今已期年自合引去緣紬爵方具表謝是以少緩念此邦當湖廣走集之地而城闉鞠為榛莽人莫孰何自到逐旋補治已有所費念非干懇朝廷支撥錢米決不能濟輙録奏劄拜呈并具狀申尚書省敢望鈞慈特賜矜允若得度牒百道餘貼會子雖此間不可用然有合解淮

西總領所官錢可以兌換似為兩便所以乞委豐漕者蓋其便為歸計而豐已知首尾且風力易於辦集兌使後人旋來經營鄙意如此伏惟融明洞照悃愊其無任懇禱之至

又 紹熙四年十二月

某竊以嘉平紀月寒威凛然共惟某官股肱帝室師表百僚神人翊賛鈞候動止萬福某自夏間一病危甚迄今腹疾猶未痊愈中間嘗因請乞一再具稟劄閤主書

例却外路尺牘未知得徹鈞聽否茲望泰階懇焉瞻近
乃情依鄉豈易名言敢乞上體注意精調鼎食即正師
垣之拜
某茲審播告昕廷疇庸上宰榮升亞傅改昨大邦恩禮
駢蕃華夷鼓舞大丞相學臻聖域德冠民彝上符天心
下愜人望永毗聖主迄底丕平方且無官可酧是宜有
識同慶某以忽遽未能修啟以伸頌詠姑此布懽悰之
萬一尚蘄鈞照

其老邁不才理合休致或恐事當有漸所以先伸祠請
竊聞五月間大丞相灼知誠心欲賜啟擬既而其痰嗽
大作不入食者半月入秋又得腹疾服藥雖多效驗轉
遲形容憔悴心志衰落見者莫不憐憫有識則又誚其
不知止也思蒙恩詔移鎮豫章葢君相未欲使之徒歸
姑以鄉部假寵此為榮感固不待言如其力不能任禮
當得謝若猶冐昧人謂斯何已一面具奏辭免徑還廬
陵恭俟允俞之命敢望始終洪造安全暮景即賜開陳

冄以祠禄少安孤跡免致人言尚有納禄一節猶煩再造臨筆慹懼之至

又慶元二年

其竊以歲晚天氣凝寒共惟某官游心靜密道腴日勝天人交相鈞佚動止萬福某年益老病並加最是心氣久虛兩耳常如風雨大至舊好與士人游今對語不辨亦中輟矣丞相浩養素充留神内典日有所得其愧仰固非一日何由瞻侍臨筆拳拳所冀保輔寢食以俟歸

衮

其自聞鈞旆如湖湘道由臨江宜春間自合走介承詗

私居難辦專介又例與州郡相忌不欲借人亦謂令黄

守家此必便有急足往復不料久猶寂然遂成不敏鈞

慈知照有素諒亦未以是督過之耳邵陽素號樂土二

千石又出甄陶仰惟高明簡重何適非安豈以外物動

其心哉夜永觀書之餘不如神手觀碁此消閑第一義

也偶善化宰是表弟借人附此緘劄二百番聊助著述

皇恐皇恐

某皇恐拜問隨府鈞聚緬想均介多祥諸位學士幾人在侍傍閒令孫隨行就更俊爽公侯袞袞固應爾也有委顧閒一二

京仲遠尚書 淳熙十年

某竊以暑雨未解共惟運使察院按部雍容台候動止萬福英猷與學宜在中朝羽儀多士持節雖寵未厭輿議吏冀遵令衛生別膺召寵

其兹承涓辰視印諒深懽愜長牋多幅禮意勤厚三復不勝怵感屯田議已施行郭帥亦自畫旨措置若兩司交舉競勸他日稍省粮運其利豈淺哉北方畢竟如何衆謂葛王無恙則和好必不輕外易世之後便須勤作雖有此理然比來沿邊皆報增城脩治道路豈恫疑虛喝抑事或不可料也大軍所駐宜有諜報望不以虛實囑總領飛報此最急務也應城駐馬軍固便但胡虜為冦率秋冬之交是時已水涸必無數渡之艱而目下移

屯恐州郡大有所費民力似難支吾更望與諸公深籌之利果十則安敢憚小勞耶

其悚息拜問親幃想惟壽祉增茂春聚均吉劉子澄通判已歸否與羅守皆儒者或不及事千萬芘存之漢陽莊瑋簽判吏事如何所居官窘匱異常望畧與假借為幸有委敬俟來命

又 紹熙四年

其竊以秋暑正炎共惟判部尚書曳履中臺論思多助

台候動止萬福其二月間人回連辱教賜且拜十書新
惠皆欲之而未獲者其感荷何可言也尋聞暫過豫章
即趨聽謁便合具書且慶且謝而涉夏大病伏枕兩月
遂成因循平時素荷知愛必能諒其無他至於欲去未
能大宗伯相會可問而知也再晤悠邈瞻仰增勦所冀
厚輔寢羞即登政地
其比審對揚稱愜擢長秋官夫以德望歸然使蜀又底
成績稽叅前此便當大用尚迂塗轍蓋示詳試之意計

今已升二府屬病倦不能具公禮致懼悰台慈矜亮幸甚

吴石二公抱負竒偉仕而不達邵公濟李知幾學問詞采絶人皆頼尚書表而出之斯文有光焉自此掄進退人才之權多士恱有頼矣聊預言之

其悚息拜問隨軒賔眷敬想長少均安路倅得眉闗想過眄望蕭寺闗不遠否因通問借少有䞇長沙大辟無日無之三獄常繫數人令具事日敢望毋筆早賜斷下

造次知罪有委敬以為請
其蒙寵教詩詞清新嫵媚進配前脩非特歎服才涤亦
以知大才異禀折衝餘暇乃為騷人之事業其視寒瘦
推敲者何翅九萬里也敬藏什襲永以為好

何道夫秘監 耕　淳熙十年

其竊以首夏清和共惟提舉侍讀祕監靜治雍容台候
動止萬福閭潤不勝瞻仰昨復狀為閙藩慶計已呈徹
繼獎政雖少勞然率下以正行其無事則亦無難使民

數事亦畧施行甚休甚休會晤悠邈萬萬保嗇以需環召

其衰懦不才黽進不已内自脩省無非可愧之時豈謂高情念舊遠貽函教三復惟增慙赧莫知所以謝也惟台慈加亮幸甚

林黄中少卿淳熈十年

其竊以炎暑在辰共惟知府安撫寳文少卿辦嚴餘暇台候動止萬福别乆不勝思仰向者譚事紛紛其適預

奉行而畏首畏尾畧不能為言者吐一言徼聖主明見萬里灼知忠忱則是非曲直未易辨也以是雖切仰德而愧於通問玆承誨翰感怍交至未由會晤切幾順令保愛嗣膺名節

其玆畨三易詔除遂分閫寄事權加重委寄可知既壐書趣行想不憚暑溽即遂引道舊聞湖南民力甚困後來養兵日衆頗費調護又兩漕置司所在督責賦頗急李壽翁不能支吾遂力告歸諸公若俱以國事為念不

至望風相疑則一道蒙福非淺計髙明必有以處此仰恃愛忘恐欲知其大略輒私布之過目即爇此紙為幸

又

其竊以天氣凝寒共惟其官鎮臨有裕台候動止萬福閒濶不勝瞻仰中朝宿望久勞於外士論太息諸公亦有誦周南之滯者上以方藉分閫故少遲召節錫環會有日切幾為國保嗇副此馳頌

其自頃復狀之後久傒開藩兹聆洗印之期喜可知也

惟是長牋多幅貳以手書禮意勤渠豈所當得欲䀩儀
為報力所不給故人諒其非簡必未督過然愧怍亦深
矣繼此尚續拜狀
其蒙諭飛虎軍曲折仰歎閎慮密𥚃數道皆降付三省
矣長沙將兵元不少因董苹及劉樞各創一軍往往舍
彼就此若精加訓練自可不勝用而辛卿又竭一路民
力為此舉欲自為功且有利心焉議者謂四項衣糧不
等恐非久長之策撥隷步司與御前江陵軍無大相遠

也正是主帥不應田易科擾若非啟聞亦無由知已一面行下戒約自此亦少戢否親兵等必委翟瓊教閱比預令再任正欲留備驅策未審其才畧何如因風幸批報以飛虎易鄂戍去冬嘗與侍從商量而王宣子謂此皆烏合無頼在帥府成隊伍方帖帖無事若使出戍無異虎兕出柙遂姑置之更望審度見報也

又淳熈十一年

其竊以秋氣澄爽共惟其官鎮臨有裕台候動止萬福

開藩浸久謦閅孚洽不勝歎服飛虎一軍牛僎屢乞移
屯一切止之令又易帥矣韓生臨事如何不㓗斂否物
色垂諭恐其驕矜自大耳進書給札可謂有郤縠之風
甚感甚感顧諒已轉官渠自乞遠闕討議亦已與之吕
澄既差見闕指使又為别白前事玉音宣諭云小過可
恕特與除落仍遷一秩所謂大哉王言也餘冀以時珍
愛即俟嚴召
其衰老不才素無榮望故人所知今乃冒處非據夙夜

悚懼長牋多幅遠紓感禮尤切皇恐既不能視儀爲報

惟有手闕之罪耳皇恐皇恐北主已到上京

奉使驛程皆報來自授禮無疑其儲在燕而守汴者愛

壻也靜待固上策但聞素欲傳授易世之後擾擾萬緒

自此始庸懦豈足以忝惟幄念之凜然恃契照敢布一

二

其悚息上問慶門眷聚緬想翕受多祉有委勿外汀劍

間頑民七月間因蚕禾旱損起而爲盜尚未殄滅是用

究心吴宰未替否實與親且舊因白事望再三諭以丁寧公讫之意使之無怨甚幸

又淳熙十二年

其比辱誨翰不勝慰感春秋集解荐拜珍况欣幸無已移山口寨已如諸司所議寝其事有疑必詢不可則止此乃朝廷常體初無固必况議者乎但黄沙代戍監司中亦有未以為然者必欲鄂軍如故竟何如也荆襄乞飛黄不已若歳令一半往來江陵間使習知大軍紀律

又有以繫懷土之心亦可行否望速垂教韓生之子上令特補兩資文字字想已到他遲後訊

又 淳熙十二年

其竊以秋煒澄爽共惟某官寵渥方新神人欣相台候動止勝常才猷德望宜還本朝久矣上以湖湘重寄徙得君重晋職因任葢非復也勉狥借留行膺嚴召飛虎增給見今商量家累重大共約幾何民力困極不得不惜財賦非敢如往時容院增兵而弗計大農之盈虛也

重役人其閒亦須有不堪充數者莫稍加分別申來否
衣粮復取之本州惟復併就總所前未暇區處恐當會
計不狀版曹定紛爭或貽患諸郡爾斛斗既取米便可
較量減否方知曲折衆謂古人用字極簡非如後世動
輙避忌故治亂謂之亂治荒謂之荒亂臣十人遂荒大
東是也易云否臧詩云何用不臧未易槩舉以為臧私
却自漢以來方用之耳安撫使不廵按而不知郡守則
臺諫在朝廷遂不彈監司守臣乎葢亦詢謀於可信之

人思過半矣不然雖覿面覽訴訟何能知其底藴素荷知灼且蒙諭及輒爾觸突皇恐之至餘乞保重

又淳熙十二年

其辱十月所恵書尉劉君謹在念但渠投匭詆蜀士而於張縯尤甚却似少思所謂以毋言以妻言固自不同耳廵邊甚善然帥臣一動繫人耳目不若及時經具臧否狀之為安縱不深知畧舉其凡何害蓋升黜須叅考衆論耳當時立法正謂帥兼州若不委以同察則部使

者必相輕重或失事體非專責茲事也上於少卿可謂委曲矣倘堅執不已何以仰副禮遇望深思鄙言毋使立法美意反成惡意不然此非容院職事何用曉曉也

髙明辱垂亮否他續馳布

胡子遠郎中淳熈十年

其竊以中冬凝寒共惟大孝提刑郎中端憂有相啟處交裕其久違友誼瞻仰不忘才元君王次第起鎮交遊不落莫否名望之懿諸公日日相念詘指祥琴當膺擢

序其衰病侵淩歸田念切後會殊未敢必臨風悵然因
府介回附此見意甲辰小春茶十銙謾往不多致者以
到彼則已陳矣餘乞節哀自重

劉秘書光祖淳熙十年

其比承先府君奄棄榮養秘書天性純孝哀慕骨立念
欲遣簡相慰勉而其自得伯氏之訃痛割無以為懷抱
病兩旬至今猶未全安雖間託朝士轉致區區而寸誠
莫能自達愧企千萬竊惟門戶重寄扶護方艱不宜過

自摧傷以違中制無由往弔但極惻愴謹布敘萬一續

別遣記

又

紹熙四年十一月

其竊以霜日清美共惟其官鎮臨有裕台候萬福其自已酉夏舟中蒙訪別之後相望悠邈無從通問茲審易鎮夔子念欲走介致區區而經歲卧疴日事藥裹且每為去計遂成因循亦料彼此心照不在尺書其如愧企則勞甚矣繼趙子固之後凡事必省力馮漕賢德有餘

氣味相同尤可喜者其年將七十身又抱病一歸之外它無足言祠請雖未允已懇諸公再為開陳度須諧矣歸伏山林愈難寄聲偶虞雲安介來因託附此其人有意振起家聲今時作縣不易當有以大芘之勸怠亦未能專作漕書也温叔子逺相繼覆謝殊可嗟惜治部閫令歲豐稔他路如何餘祈為時珍嗇即膺嚴召

揚祕書輔　淳熈十年

其竊以天氣清和共惟知府秘書台候萬福開藩基歲

以學道愛人之心而臨儒雅之俗豈勞施為自應廓廓無事惟財賦殫竭所在皆然自非執事儉以退用明又能窒滲漏之原則民力何由少蘇此所以竊為眉山賀也萬里相望會晤悠邈臨風增情愿言善護寢羞以需召節

某衰懦不才誤蒙上恩躐寘西府瘝官之懼夙夜懍懍雙書為慶雖佩故人相予之厚愧非所稱也別紙諭及黎州去夏曲折甚荷不鄙後來得諸司書云因增戍遂帖帖未審竟如何因風更望垂警餘非尺牘能盡一味

馳仰而已

其僭易上問慶門眷集緬想上下均祉文潛時相會否一書告差人送達有委切幸垂諭

湖北吳提刑　燠　淳熙十年

其竊以天氣鬱蒸共惟提刑判院綉斧尊崇台候萬福其尸素久宜汰免比復聞伯氏之訃痛割殘不能堪益動歸興矣它無足言會晤悠邈萬萬保嗇以需召拜

其特辱書翰知以季春褰帷四六叙述前事所謂筆端

有口歎服無已溪蠻本無能為非生事者導之使來則
政謬者人不得其平乃至擾擾塞路極可笑而差官煩
擾為甚比亟罷之惟土丁一節本欲因其保護鄉井可
省支費却乃許以禁軍衣糧而不湟額無階級如此則
萬人可以立辦況二百乎今遂不能出手而王守又欲
撥錢助他日犒賞邊氓其如民力何此正未知所以處
也祝汝玉移武岡必甚愜意漢陽金判莊章與之有葭
莩其人無過舉否因風一諭

又　淳熈十年

其近已復狀𦤺得王沅州書其便民事頗及備邊謂如保五一項深恐驚動邊民非徒無益兼置保正副之類將來守令必有科擾貽害無窮既是曾結甲置總轄莫若因而措置申飭使成紀律免致作偽為善麻湯移戍之類併望同共叅與從長相度回報不欲委帥漕恐往復費月日耳其曉夜念歸但思古人一日必葺之誼不敢苟目前忘遠慮也辦治吏固可喜然不失之刻則安

作生事班策平平守邊誠不可忽台意以爲如何陳帥已易地果病否

汪郎中義端　淳熙十年

其竊以天氣炎勢共惟知府郎中靜治多暇台候萬福疊勤誨翰不勝感慰吳郎爲林文軍所獲其功甚偉十一日明州已留於市其餘傒案到次第施行荻蘆遁歸之舟緣數日假故未見使州公文當一一如所戒張提刑既改差必不暇修怨易地之諭當爲諸公言之黠卒

充斥諸郡皆以為言勢須稍有更張而朝廷例下刑寺刑寺第以見行條法為解大抵便文自營深以為慮也末由會晤切幾以時珍愛佇俟褒壐

又淳熙十年

其竊以天氣炎熱共惟其官台候動止萬福易地事上台甚留意七八月間須將上矣水寨已降旨揮姑以二百人為額衣糧並如舊不必明言增減也後有闕則隨元寨收補庶可悠久惟都監不應出城自可別擇人雖

添差不厘務有可用亦無妨併與台照病劇具記草率
餘惟珍愛以俟新渥

又

其竊以天氣暄和共惟其官台候萬福特辱書誨不勝
至感水寨曲折此難遥度望反復與邦人之賢者再三
商確然後參以辨吏智士而博謀之以公牘見諭當折
衷行下然詳觀來示思過半矣陳廣小人全在駕御如
何前政任用過當自應妄作當如所諭呼來以已意鐫

曉之所投兩牒一自辨說一乞責大舟至於藏甲恐礙刑名必難自陳令備其詞劄下渠若得要領却保明申來決不令歸故官也旦夕自携去餘冀保愛以需召節

君舉數字告差人送去子宜曾相見否

又　淳熈十年

其竊以天氣清和共惟其官鎮臨暇裕台候動止萬福連辱書誨偶卧病不能即具報但深愧企自劾之章已嘗進呈有旨只用乞祠文字降不允旨揮二相亦常以

易地為言聖慮髙明終恐小人謂因其紛紛移二千石
於體非便切望深體此意治事如常鎮之以静勿為浮
論所窺乃善三數月後徐圖之似未晩也催錢恐縁版
曹及拘催所等處謂使州錢流地上又經總制騾及八
分故爾督促提刑司既被上司符移行得必峻諒亦無
他其餘郡事不妨酌中而行何畏之有水寨事見熟議
孟享後當取吉鄭龍圖宅曲荷軫念尊夫人壽履康寧
唐曹成王事深可為法況初不至是耶陳國録一書告

送似餘巽保愛以需召節

又淳熙十三年

其嘗諭施先等已令帥司押下此事本非執事任內拖欠既來進狀不敢不行蓋小人窮則無所不為異時或作過議者必謂容院無軍政如向來婺吉小擾至今云云未已殊不知激之使陷於罪雖太公穰苴亦無所措手矣高明當悉此意治之似不必峻也政譽已彰上知之要路亦知之自此當無掣肘以需報政且佇明陟不

勝玫望

乾隆御覽之寶

文忠集卷一百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九十六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林紹龍

文忠集卷一百九十六

宋 周必大 撰

劄子八

蔡定夫少卿 淳熙十一年

某竊以秋氣澄爽共惟總領少卿宣勞王事台候萬福

舉將大契公論閫侯驟用良由薦詞獨異之力也敖脚

米以給貧乏之軍可謂惠而不費運粟實塞雖許支萬

五十緡而不云椿管錢内支廣西十萬緡竟仍一時之
例在少卿固有樽節斡旋之妙只恐他日曾不贖人耳
因來諭乃及之餘異以時保愛亟膺召節
其衰懦不才誤蒙恩擢方此兢懼長𢦤多幅過勤盛禮
雖佩故人敦舊之意如弗稱何亟此具謝不果詳謹尚
惟矜亮幸甚
其僭易拜問太夫人壽祉增隆寶眷均吉春榜補試華
宗鼎盛多賀多賀有委願聞之

又淳熙十一年

其比已具記敘謝兹勤近誨感戢無已廣西十萬緡豈容歲補中書有二猾胥專以刻削四方為理財之術凡户部勘當皆其意指也前嘗語丞相自此相怨入骨可恠可恠陳漕何遲遲如此趙倉君喜讀書有志澄清當稍振風采京西病勢如何別棄之論謹悉閫副帥已到否鉗鎚放罷宜與郭帥商量覊縻之武昌其狀貌有反相未必不北走也

其竊以暑令正炎共惟其官珍台容與台候動止萬福

又淳熙十二年

特枉誨存不勝感慰上卷素厚晉職已有成命烏遑也别紙所諭曉夕在念江陵城坡閘寄居獻疑於沂公天下事誠未易為直便會子屢於榻前極陳其故然非主計者協力豈能盡革大要是堂吏貪賞多給茶引為總所之害比雖委趙户部理會恐不能濟奈何廣西鹽法其蠧以此得罪諸公令無縁干預然目前朝廷竭力

應副尚可主張一二年後百孔千瘡矣蜀中曲折敬悉五月八日江浙閩廣同日地震毗陵如何憂懼殆欲頭破也忽忽不盡所懷所幾保愛以俟召節

林子方秘書 淳熙十一年

其竊以天氣凝寒共惟運使秘書年兄使事餘閑台候動止萬福其叨塵過分日益兢慚自葛王遷都知擾擾萬緒當自此始荅彼之興衰在我非所深慮而將帥之人歲事多歉兵民匱乏自治未盡猥以庸駑尸此重任

以是寢食俱不皇安鈌馬馳悶良以是耳徐君所附狀亦不記道何語也兹辱隆教感悚何已贑吉之旱可憂昨具以告諸公雖撥萬石未必濟用蠲放三斗已下租數不多而利溥三省例下户部勘當更當贊其將上勸諭納粟前以虛偽衆論難之令若申請不用賑糶止令賑濟先差官交收自行支俵庶革偽冒此一項亦曾奏乞否贑非吉比尤當經意也偶病眼具狀草率惟乞以時珍愛佇膺召節

湖南潘帥 時淳熙十年

其竊以天氣澄肅共惟提刑大中褰帷有俶台候動止萬福比遣狀必無浮湛六月閒嘗辱諭及湖北水旱方賴拊存復移澄清之恵於湘中兩道民皆負悴力行所學以寬顧憂初無閒於南北也澧守不謂狼籍如此核實來上必不止鐫秩而已末由會晤切幾順時珍愛以需召節

其悚息上問隨軒寶眷緬想均介休祥使臣陳彥恩頗

愿謹因其行附狀謝前況草率為愧近嘗行下黄州遣
戍事如以都巡代鄂兵似可行但恐人數太少耳若移
批請所費添百十人猶為減省望蚤與囬報大要郴桂
永道財用多白撰官吏全無俸錢此甚可慮向時李壽
翁申明出豁一路收支已得㫖先理會窮陋數郡朝廷
亦易應副而為國瑞攝夕郎駁壞指揮至今使人太息
也

又淳熈十二年

其竊以庚暑正炎共惟知府經畧直閣印組方新台候萬福辱五月書翰不勝慰感嶺表得吴隱之孔君嚴遠民有所恃而憂顧可以坐寛非獨為執事賀也五月八日江浙閩廣同日地震未審湖南北如何兹非小異夙夜憂懼消彌一道之患於未形是煩一行然湘中失助多矣邵陽之旱雖倚漕司通融更望丁寧蘇漕為佳一案推結乃後來法寺謬舉每為諸公言之今吴卿亦謂非是也舊法為新進以意增減殆盡初未嘗推原本末

惟視獻議之人力何如耳其頃備丞轄二年有半過有更改輒持之不下殆為是也正遠良晤切幾順令珍嗇

嗣膺召拜

又淳熈十二年

其比審簡在淵衷升延閣而帥一道士大夫至相慶于朝遠方吏民喜可知也兩承誨劄備認眷與粤番禺去朝廷數千里文法素濶畧今歲又有星隕地震之祥正藉威望消患未形幸歲稍稔所益多矣摧鋒大奚利害尤

多有可垂警者傾耳以俟比既禁軍中回易科歛則修葺軍器之類須賴使司及漕臺應副不然又將闕事上令降指揮諄諄必已見之他續馳布敢幸垂察

又淳熙十二年

其比已具記兹辱十二月誨翰喜承台候動止萬福號令一新甚副眷倚還秩何必辭避即令似新除諒惟懽慶陳章忠義如此上既官其子又補訓練官仍厚賜其家足以為來者之勸矣摧鋒曲折其來已遠望與漕司

商量經久之計或有所請自當取旨施行奏狀若乞降付三省密院庶可預聞不然省中徑行此無縁知也蒲羅吽已有旨釋放誅戮巨猾亦降無罪可待指揮矣其偶連日大病值赦遽勉强作此庶幾速達幸恕草率之罪

又

某辱誨翰知以九月四日交帥事績别馳慶飛虎軍内外議論交興皆欲移寘江陵止慮湖湘闕人彈壓奏乞

仍舊亦有以書問相侵者不敢校也孤蹤若不在此衆說必紛然矣因來諭輒及之二廣事宜毋惜諄誨大抵消患未萌近世所忽況遠方尤當早正素治非執事固不敢及此也

又淳熈十四年

其十一月誨翰不勝感慰堯叟悲纏率土況在臣鄰日瞻舜孝殆無以爲生也常平米巳令提舉司審度施行惟借三萬放五萬例經有司然長沙非他處比亦易那

融若俟報却恐後時耳滕宰既請祠而去宜章須速行選避吴宰久欲歸兼人情已闌百事必責力切望留念劉衡州必須少安授代亦非遠矣偶感風頭痛值便介占叙草草切幸台照

廣東韓提舉璧　淳熙十年

甚竊以天氣凝寒恭惟提舉判院寒帷有俶台候動止萬福名望之美簡上知孚人望舊矣就畀使節足行所學長牋多幅過紆盛禮三復愧感奏論西鹽辭達理盡

今事已成無中輟之理但當就其中相與孰復之計已與胡漕會議毋固毋我聖人事業諸賢自優為之夫何慮焉葉子非不幸乃爾其家將奈何已宛轉懇西路二司但恐改法之初州郡事力未易辦執事以交承之故亦須助其歸想再行亦過東路耳餘冀以時保嗇別需占拜其僭易上問台閎眷集緬惟上下均祉餘千得近書否子直頗以閩中地熱為言其政則甚美也有委勿外

湯臨江思謙　淳熙十年

其竊以天氣清和共惟知郡朝議尊兄台候動止萬福特辱誨翰不勝感慰賢德治郡所謂民之父母但賦狹用廣又劉守失於不思頗遺患於後遂勞區處下諭謹悉第恐增撥必下版曹漕司未能遽如人意爾適得廬陵伯兄父子淪謝之報老懷哀苦在告累日旦夕當為諸公言之忽忽不及親染所幾以時保衛顒俟召節

句崇慶躍　淳熙九年

其竊以天氣清和共惟知府朝議鎮臨暇裕台候萬福

典藩連上課最制帥於臧否中荐進頗力諸公亦深知

治行奬擢只在旦夕更幾保嗇以對殊渥

其特枉誨存深佩眷誼先給事外制初年竊窺一二於

邸報中至今成誦不敢忘幸得拜觀全集何翅拱寶之

獲也伯父既預黔南文承後與林正除漕廣東訓詞實

出大手令第一卷第二十二版中備載但伯父下一字

諱見而非民也望諭匠者改正幸甚

其拜問台閎寶眷欽想上下均祉藥物墨畫遠荷垂況第叨塵禁省例辭親舊之餽雖託契不敢獨受切幸情察有委勿外其再拜

姚倅 頴 淳熙十年

某竊以臘寒甚勁共惟通判祕書狀元台候萬福輔藩事任繁劇異時佐理者鮮肯留意吏事哦松養資考而已狀元以邁往之資超世之文薄蓬萊而遊茂苑正使拄頰看山號方外司馬人亦孰以為過顧乃勤勞王事

孜孜民隱雖米鹽細碎簿書期會皆不憚煩為之復以
餘日屈首受書益廣多聞其賢於人遠矣蓄之愈厚其
發也愈大摩九霄撫四海孰能禦之更冀為時自厚以
需嚴召
其悚息再拜其衰懦不才叨塵政路久漸非據忽蒙上
恩獎擢使預聞兵柄量才揣分尤非所安曲荷敦篤墜
况緘啟由光漢以推本三代其為議論有前輩名公未
嘗及者至於思古念今意遠而辭不迫何執事富於學

而工於文也寸心不足容感刻篋衍不足藏珍投惟當誇詡於百僚間以毋負施況區區空言豈能道謝惟恕察幸甚

史江陰 淵

某竊以天氣暄和共惟知郡監簿撫字餘閒台候萬福特勤誨翰深佩眷予兩蒙諭及益寨屋三千緡屢劄漕司通融應副乃云竹木甎灰數已浩瀚此項合是使軍出備雖已再行下然州郡難與監司力爭更作書與兩

漕商議早以畢工間為佳和糴水脚錢三省已施行大
例皆是分認併幾垂照餘冀保愛倚需褒陟

合州何僉判 預

其竊以天氣暄和緬惟朝請尊候多福昨辱書翰常上
報章玆枉嗣音益佩眷誼且以其備數而府遠形長牋
辭美而意勤三復不勝感懌淹回有年出峽又甚勞費
近吏部頗發倅闕下轉運司左右資歷自應平入亦可
俯就否其前此未能誦周南之滯今又職所不及使增

愧耳餘冀保調以需識擢

劉廬倅燁 淳熙十年

其辱書喜承佐理餘閒百順來備北峽關漕司既欲損其費州郡又復觀望安得不滅裂今已再降指揮宜趣張帥速差十數人同諳練將佐往料理左闕一臨之不必約守倅徒成張皇若關隘粗備戍兵續議未晚江州在池鄂之間邊面甚濶兵行詭道初無閑劇也冷水嶺州郡豈肯承當兼亦識慮未必及此須與張帥謀之

萬一賊兵繞出巢縣之後豈無腹背憂郎河堰二事郭帥亦曾說及但工役浩大利害難必所以未敢造次更當熟思之孤蹤獨肩重任畧無助我者顛沛不敢辭只恐誤國爾餘冀保愛

或謂六安山地形險固延袤數百里若無事容葺非但緩急駐兵聚民亦可内為廬州援助如此猶當向前今只議保北峽冷水之類規模太狹更望稟帥相度申來葢上亦嘗諭及切幸留意某再拜

葉舒州大廙 淳熙十年

其竊以秋氣澄爽共惟知府大社治民底績台候萬福
冷水闕事帥司方報到深不以為然又恐無為軍憚於
興作故不肯承當既帥司屬官同行不應扶同旦夕備
坐行下更望條陳田報北陝一面修葺甚善此在境内
他時欲任責須早為之所用過錢米望别具的確數目
垂示官司作事苟簡近來尤甚正恃通明力草此獘餘
冀若時保愛以需召節

李萬州 唐年 淳熙九年

其竊以杪秋氣肅共惟撫綏雅俗台候萬福孝友之行著於西州選除為州實名用之漸過勤緘啟良佩謙施未由晤語切幾順時保愛

其承以季春視印敷上德於千里想見吏民初被美化謡頌譪然前守何苦急於功利括田害人所得米麥纔二百餘石而使千里皇皇是誠何心哉已力為三省諸公言之矣兩邑無正官事何由理近王侍郎奏請不拘

常制許外臺舉辟莫有人肯就否要之須有俸錢乃可養廉此先務也

劉衡倅符　淳熙十年

某特辱書翰喜承辦嚴餘暇履况集福榮赴非特少展才業惠此千里而廩禄及親其榮多矣商畧晋史體正辭順欽歎無已两漢三國既已成編今復發明典午之始終則南北史隋唐五代必將次第撰述他日願顯拭目焉忽忽姑此為謝餘冀若時珍愛以對褒擢

劉濠州 揚廷 淳熙十年

其竊以秋暑熾炎共惟知府朝議印組方新台候萬福

户口既耗則耕殖必資游手生聚未至則軍士去來不常平居可耳緩急扞敵將如之何今聖上遴選良守必為經遠之謀以寬憂顧願言善護寢餗別需寵璽

其特辱書翰喜聞涓吉洗印長牋詞采清新三復欽歎向所示佳篇至今藏之篋笥也邊頭恐有所聞毋惜時以幅紙垂報近漕司劾合山巢縣透漏銅錢指揮必已

偏行又無賴之人過淮行刼盜馬之類前此多失措畫繼令一切無慮矣幸甚

其悚息上問庭闈緬想榮養方隆壽祺增永眷聚均吉有委切幸垂戒葉丞相止於此殊可惜也其悚息再拜

王守鎮

其竊以秋氣漸涼共惟知郡朝議台候萬福辱季夏所惠書不勝慰感保伍固當團結第客主戶雜處驟然編排恐蠻獠未動而平民先被其擾況既立大小保副則

將來州郡必有差役科需今時守令豈人人如執事簡
靜愛人者乎所以逐一降旨行下同吴提刑相度葢結
甲總轄茍不為文具則自足外禦内守切望審圖經久
之策麻陽移戍須待提刑司報大觀專法便得之幸甚
餘冀善愛以對褒陟

郭崇慶 明復　淳熙十年

某竊以天氣凝寒共惟知府宗丞塡臨暇裕台候萬福
邁往之姿博古之學翱翔班綴垂上要津擁麾而去上

思固釋矣士論則深惜捨王國而重侯藩其望來歸者
總總也更幾保嗇迄攄素緼
其自別不勝思企知用七月末眂篆名邦樂土密邇鄉
社可以忘萬里遡流之艱險矣長牋多幅疊紆盛禮欣
感無喻邊事帖妥諸郡皆可少寬年豐事簡不妨著述
否安得請教如前日但時披漢事讀詩編以當會面而
不知相望之為遠也

陳江陵 孺 淳熙十年

其竊以天氣漸熱共惟知府安撫顯謨郎中填臨暇裕台候動止萬福某特辱誨存不勝感慰資序未正已爲丞相言之矣襄陽雖近邊而荆州尤爲要地郭帥乞更戍時移萬人并家屬過襄止餘八千人又恐老弱在其中切須語統制官留意閲習如使府城池之類迨此從容皆宜經慮張欽夫作帥時教民兵甚成紀律後來不廢弛否無事爲有事之備髙明必有所處秖進其餥餀者餘冀尊生厚愛以需召節

傳道州 伯壽 淳熙十年

其竊以天氣炎熱共惟知府郎中台候萬福曽主簿來辱書翰且出送行詩及離泉山以後古律一編方歎服不暇繼又蒙嗣吾仍録示近作二百七十韻富哉學乎杜白亦當放子出一頭矣三復以還即舉似二三公皆謂詞筆如此乃使淹回遠邦不寘之中朝使鳴國家之盛吾徒真可愧矣提舉司正説潭道二州未報豐歉何至相舉劾不必他慮惟財賦一節直是束手難措然非

獨治境也其餘二相必具報未由會晤切幾順令珍愛以需召拜

孫饒州 紹述　淳熙十年

某竊以踐長觀復共惟知府郎中茂對昌辰台候倍膺殊祉緘書遠曁感荷無已祠請弗允眷意甚厚自可安然以布惠政新憲想便赴上舊在平江必相熟也屯田募兵極歎閫扈令止令郭剛於六軍中每軍抽二百五十人就和州廢圩修築耕墾不至擾民而疑敵既勤委

教輒具布之其實來諭乃久長之策也餘冀保順涵膺
召節協剛長之慶

潼川岳漕　霖　淳熈十年

其竊以天氣炎熱共惟大監澄按餘閒台候萬福比復
伏想已達諭及靖州曲折不勝感悚屯田事想使施行
令襄陽力主此議兩司若競勸庶幾有成乎李謙蒙特
達之知近世所稀告示并奏檢照牒並封去望就使司
經遞與前輩例皆如此也忽忽具記謝前況餘幾順序

珍愛以俟召節

又淳熙十一年

其竊以天氣澄爽共惟某官持節雍容台候萬福蜀去
朝廷遠上所深念遴選儒使夫豈徒然折估獘極諸司
取會求齊官吏從官而不支俸何以養廉耶鹽井利害
必已熟究未由再晤切幾順序珍愛佇膺殊奬
其辱季春書翰貳以長牋禮意甚厚且聞褰帷又以為
喜北方遷都意向叵測止宜自治如四川近裏皆蠻夷

因循弗治其獘非一義勝軍夔帥雖極力措置但恐協力者寡未易就緒瀘叙尤不可不留意近者理會城寨官有兼廵尉者已行下選差此乃使司職事且望早與差注大抵萬事以得人為本不然雖有良法美意皆成文具矣

蘇倅𢀶　淳熈十年

某辱書翰喜承台候萬福按行良勞所示利害詳悉不勝感荷人民力困甚須中外毎事優恤乃副上意此未

嘗一日心安也舡費向來計數與之不謂先易後難致不足用今朝廷何緣更有支降已劄下制司及水軍相與那融亦聞彼有利源第未審多寡夏既忠朴望與商量稟制帥共圖之餘續馳報也浚河利害初未嘗與聞便中幸示副本庶可贊成杜詩藁蒙傳録幸甚魏公集既未能刻板筆吏或有餘能傳以為惠否干叨皇恐景迂祠堂記已領餘冀若時珍練别需晋用

張靖倅孝曾　淳熙十年

其竊以春序猶寒共惟通判朝請台候萬福書翰遠貽且復詳陳蠻洞利害本末非特欽佩愛予亦以知賢別駕留意邊防如此之至不勝欣感為官擇人最為要説所謂市馬若非前日吴汝翼百計招誘之則羅鬼國經隔部族甚多決難遠涉而來此聖上所以注意安静以杜後患未審衆議今復如何嗣有所聞毋惜垂示不敢洩也餘冀保嗇别承寵渥

其向蒙諭及外邑闕官縁事在三省勢須下部勘當遂

未能盡如人意歲計今既改就總領所莫稍便否治境風俗圖舊聞一二令得詳覩他日可附王會篇矣劉及諒不職如此奏劾固宜二漕俟通書當及財賦事併幸照亮

婁提幹 淳熈十年

其辱書喜承尊候萬福班馬字類深歎該洽史遷古學一旦發明於千載之下何其幸也敬藏篋衍不勝感刻別紙所諭謹悉汪幹初為一二相識所慂欲退闕銓曹

又贊之致此紛紛既得來示即取案牘詳觀且令作執事一狀明言朝廷若許汪退闕未當其合與不合還江東若許還江東則乞通理已歴淮東月日又說破將來舉將足則愿成資如此則往來兩路皆裕如矣淮章萬一不足江東又可擘畫所謂渠成泰利也餘冀保愛

胡殿撰與可　淳熙十年

某竊以天氣炎熱共惟知府殿撰台候動止萬福祠滿宜被晋用便通諸公書為佳李子大竟不起賴髙誼率

寓公助其後事欽歎無已四一姐當何以處之能同子壽赴柳州否豫章諸位縱待制有遺言今必不能周全葢自捄之不暇耳元弼亦不説曲折或有定論幸垂諭如錢物之類此非所惜只要安頓得是耳餘冀以時保重即承天寵

延廬帥 壐 淳熙十年

其少事布聞濠州效用王實訴部將張琦事其初必是實作過逃遁故琦拘其妻口實既怨恨遂訐琦擅召人

冒代承請共一百一名朝廷若盡情根究却恐衆人或不自安今只委使司疾速依公結絶望密下濠州根問張琦因何以寶妻給與張整其曲直便見不必理會承代一節也却别降旨將濠州使校盡數開具年甲鄉貫及所習武藝除正名外雖代名者皆與從實注籍仍舊支破錢米目前既安人心向去庶免冒濫并要見部轄將官職位姓名亦望密以書諭濠守子細理會勿令騷擾乃善去年淮東强勇軍之類已如此施行矣恐欲知

曲折故此布叙切幸台照

荆鄂郭都統杲　淳熙十年

其竊以秋氣日清共惟都統制史轅門整暇台候萬福比幸數面殊以慰懌兹辱書翰又深感刻暑行勞勩喜聞已遂善達屯田運穀計有餘裕中元後所在得雨襄漢如何向諭及就部曲中擇統制稍異其名且示以暇日往來之意適因聖諭遂降指揮望蚤以名聞趙丞相帥荆它日民兵可壯軍聲亦一助也有委望以幅紙垂

亦餘冀保愛以需功名之會

又 淳熙十一年

其疊辱書翰喜承台候萬福邊防至計莫大於協心以濟國事葢廉藺猶且交歡李郭亦相勉忠義況都統副帥本一家乎非都統家傳忠孝濟以智略安能及此欽歎不已嘗縷悉奏知天顏大悅繼此別當詳布不知閤帥幾日到彼後進宜有以教督之吉輿忠有旨特差一次單君朝夕陪侍亦可喜也羅守止此殊可惜聞其家

甚賴調護幸甚餘冀若時珍愛以需異寵

又淳熙十一年

其近拜狀想即呈徹秋冷共惟台候萬福遞筒報廵邊事不謂盜折已嚴行根治期於必獲也北界動息如何或傳葛王諸子勸請乃父還燕又傳兩夏頻擾邊未知果否自治之策屢常奏禀每念荆鄂邊面西至金均東至光黄横亘千餘里昨緣兩帥分認地分議論不恊由此合為一司或疑兵馬數少難於分布則紹興初岳忠

烈獨當一面所統兵不滿六萬尚未及今日荆鄂兩軍之數徒以將士賈勇措置有方遂使襄漢奠枕宛洛震動及庚辰辛巳間聚八萬之衆於襄漢僅能自保其利害得失蓋可見矣今都統自襄臨鄂恩威素著比得來諭深以前人分彼此爲戒緩急欲竭力赴事功此古名將用心也閫副帥欲先禀議然後赴鎮想曽子細商確雖云敵之衆寡機之先後難盡預度至如規模布置在我者必有定説謂如其軍可使轉戰其將可使犄角孰

為要害所當力攻孰為藩籬所當固守能定能應兵家先務尚幸詳報即為敷奏也如江陵必已與沂公同計料守陽羅以固家計戍隨州以護三關閤副帥切切以為言到彼曾熟講否滸九思若都統攝鎮江例似亦可行又未知此君肯遠適否更望斟酌當奉成也餘冀以時珍愛佇俟功名之會

又淳熙十二年

其近嘗遣狀想無不達都騎幾日度江峴首金城屹然

令復施之江陵足為永久之利上恐湖北水退稍遲興役迫冬專令諭旨若陰雨寒凍即須暫免上役以執事治軍嚴整加之仁恤何事不濟區區版築豈勞總督也忽忽未暇他及續當馳布

又淳熙十二年

其比遣記幸無浮湛辱正月手書至咸赤目雖愈而瞻視遂昏衰年固應爾也敵中傳聞不一邊頭得端的否有備無患餘非所問襄陽一帶後來得雨否迎送頻併

豈易支吾王師守邊未必非所長言者旣弗察亦無如之何也陳克明辛立已如來諭它續馳布

又淳熙十二年

某蒙書翰至感李汝弼差遣已得旨依黃夷雅旦夕將上它有所需勿外北方竟未知端的彼此懷疑金兵括馬造舟殆無虛日中間又妄傳契丹之擾惟荆襄金無報豈非烏凌阿在汴京獨妄邪修城錢已差人管押赴總所所在城壁年年修葺隨即損壞惟襄陽屹然如金

城乃知經畫於初者既為悠久計則後來必然不費心力今荆州頼提督當無慮矣有所聞毋巨細切望論及

又　淳熙十二年

其比遣記幸無浮湛兹蒙諭及江陵修城曲折亦聞之業以增給將來所費必過元料柰何昨沂公再三容見諭謂工役云初事體甚重須煩台旆一來所以専降指揮葢規模一定來春甚易為力兹必然之理也達實林牙果是虗傳金儲允恭允却恐端的天時人事埶應豫

備上流重寄正賴郤轂更幾勉旃與同官得旨如别幅
不敢入吏手以防漏洩望冢秉報當為進呈或經奏尤
善

文忠集卷一百九十六